

弯弯的桃花河

刘乐群 著



WAN WAN DE TAO HUA HE

弯弯的桃花河

刘乐群 著

二〇〇六年出版

弯弯的桃花河

刘乐群 著

承印：兴宁市永恒彩印厂

地址：兴宁市兴城兴南大道鸿达开发区32号

电话：0753-3253818 传真：3338339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5印张 330千字

2006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1—300册

目 录

MU DU

自序 1

小 品

山间路口	5
意见	13
认亲	20
买种	27
误时	36
真情	44
修车	51
交流	59
等	68
接待	72

小 戏

机声又响了	79
节日的礼物	91
春播时节	103
建桥	118

心满意足	132
邻里情	146
两代人	158
生日礼物	170

曲 艺

变	180
买猪	191
特别约会	197
耿康三送申请书	202
新来的门卫	206
为了下一代	212
摊开王杰的日记	215
路遇	217
乘车	221
约会风波	228

大 戏

喜事多磨	232
风流女财神	275
弯弯的桃花河	320
那街、那屋、那人	370
杜鹃花正红	417
后记	482

自序

说起写戏缘于演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乡村的贫困生活，给了我痛楚和无奈，也带给我乐趣和磨炼的机会。高中毕业后，我回到落后闭塞的乡村，整天面对的是贫瘠的土地，破陋的屋场，悲怆的生活，时刻都在揣摸着如何艰苦劳作换取工分，填满辘辘的饥肠，压抑的氛围令人快要窒息。那时，乡村文化生活枯燥单调，没有收音机，更谈不上电视机，图书也少得可怜，看书只得步行十多里路到县城图书馆去借阅。唯一感到愉悦的是夜晚，一群回乡的青年男女聚集在我那单家独院的老屋谈天说地，与形单影只的我相聚在一起唱歌，排练文艺节目，才让我体味到文艺带来的快乐。我自然成为村文艺宣传队的核心，开始担任戏剧中的角色。记得我第一次扮演的是《审椅子》中的醉汉，起初连台步都不会走，山歌也不会唱，只好边排边学，大家边实践边纠正，准确~~是~~台位和动作。想不到第一次演出竟然成

功了，极大地激发了我的热情，接着排演第二个小戏。此时，我开始萌发写戏的念头。当时，社会上大力宣传扎根农村建设家乡的新风尚，我便利用白天劳动后的空隙，苦心经营创作了一幕两场的山歌剧《青春风云》，描写的是一位思想落后的农村青年，经不住别人的挑唆，想离开农村外出谋生，后来经过老贫农和进步青年的教育，使这位青年安心下来建设新农村。我在剧中扮演先进青年的角色，先是在本大队各屋演出，结果演出深受欢迎，后来公社领导知道后，专门调这个节目到中学礼堂给三级干部会议的干部和中学生演出，给予较好的评价。第一次创作的山歌剧能获得这样的效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心里格外高兴。其实那时自己并没有学过什么编剧理论知识，不懂得什么“凤头、猪肚、豹尾”的戏剧结构，更不清楚什么“起伏、折腾、高潮”的戏剧情节发展，就按自己的思路写下去。那个节目明显带着当年时代的烙印，更谈不上对人物的刻划、情节的安排有什么创意。后来，自己尝试创作一些曲艺作品，没想到对口词《摊开王杰的日记》竟在《广东农民报》发表了，并一下子被县文化部门看中，由县文艺轻骑队选定排练，参加梅县专区业余文艺汇演，我也顺理成章成为 1966 年 1 月召开的梅县专区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会议的代表。1968 年 12 月，我结束了三年多乡村教师的生活，调到县《兴

宁工农》报社担任记者，一门心思用在新闻写作上，把写戏的念头抛到脑后，直到后来调进县文艺创作组，才真正专心来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到兴宁一中和黄槐各大小煤矿深入生活，与人合作写出了《校园春秋》和《煤窑新曲》等小戏，但因受当时错误文艺思潮“三突出”的影响，写出来的戏剧都是带着框框模式化，最终没有生命力，并且很快被遗弃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在文化馆担任创作辅导干部和《宁江文艺》编辑，后来调到文化局工作，一方面抓戏剧创作，一方面参加戏剧创作实践，先后写出一个个戏剧、小品、曲艺作品，在梅州市(梅县地区)、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中获奖，在省、地(市)报刊发表，排练参加省、地(市)和本市文艺汇演、艺术节演出，有的还被拍摄成 VCD 公开发行。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给了我很好的启示和丰富的创作素材。尽管自己对生活的观察、认识和理解还很肤浅，但从生活的沃土中我发现了闪光的矿藏，汲取了丰富的养料，让我激动，催促我去讴歌人世间感人的美德，描绘各类人物熠熠生辉的形象，逐步创作出题材各异、形式多样的戏曲作品。在收入本集的作品中，有歌颂领导干部深入实际、为民解难的山歌剧，有揭示抨击官僚主义、抵制不良风气的小品，有弘扬互助互爱美德、

赞美校园师生真情的话剧，有颂扬妇女搏击经济大潮的相声，有讴歌扶贫济困、人间真情、高尚爱情的小演唱，有展现经济大潮多彩生活画面的大型话剧和山歌剧等等。这些戏剧、小品、曲艺作品，力图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弘扬社会的新风，讴歌时代的新人，赞颂高尚的品德，力求从新视角、新理念、新手法去体现，以达到启迪、教育、激励读者和观众的效果。

诚然，在戏剧小品曲艺创作的道路上，自己只是刚刚起步，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作，还留下许多遗憾，无论在思想情境、表现技巧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亟待不断的提高。编撰这本集子，并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自己在戏曲创作园地里洒下点点滴滴辛勤汗水培育出来的果实收拢起来，以留作纪念。

小品

山间路口

时间：炎夏上午。

地点：山间路口汽车上落点。

人物：男——40多岁。

女——20来岁。

布景：台中有一木牌，上写“红坑坳上落点”，木牌侧设一石凳。

[幕启：一阵汽车声由近而远。台上空无一人，只闻烦躁的蝉鸣声，远处不时传来沉闷的鹧鸪叫声。

[男穿着短袖白衬衫匆匆上，焦急地看手表。

男（神情焦急地）哎呀，都快十点钟了，怎么，还没到呢？（忙向内喊）喂，对面老哥，有没有看见客车经过呢？

[幕内远处应声：“客车刚刚开走呐！”

男 哎呀，真该死，只怨我迟了一步！嗨，人呢？（来回张望）他会上哪去呢？（猜测地）莫非他没赶上这趟班车？哎呀，只好在这等一等啰！（站着，感到不是味，发现石凳，欲坐）哎呀，这石凳真烫人，六月六，日头毒，猫都热出三点汗，走得我一身汗漉漉！（拿出手绢擦汗，抱怨地）唉呀，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真烦人！

[男的手绢塞进衣袋，忽然想起，忙从袋子里掏出手机，拨号码。

男（急切地）喂，你是小莉吗？我是谁？我是你老公铁牛！你



小品

在想什么，连老公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喂，阿爸乘几点钟的班车？什么，九点半的，按理也该到了，还不见人影。我嘛，刚到一会，都怪我，与一位外来客户谈生意迟了点。爸也真是的，这大热天的到这干吗？来看看我承包的茶山？哎呀，这茶山有什么好看的？前面是山，后面是山，山上是茶，山下也是茶，我知道，当年他是农艺师，对茶叶生产有研究，要到这来研究。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好，不说了，真叫人操心，莫非他直接去山里找我？不会吧，他人生地不熟！喂，他带着什么，啊，“一路顺风”的挎包，哎呀，还一路顺风？如今是风不顺，人不见，咳，我又说错了。也许他坐下一趟班车，好，按你的最高指示办事，我再等等！

[男的关掉手机，坐在石凳上，焦躁不安。

[女的穿着连衣裙匆匆上，焦急地来回张望。看看太阳，忙撑起伞。

男 (没话找话) 姑娘，你是等人吗？

女 不，我不等人。

男 那你到这里干吗？

女 等车！

男 (有点奇怪地) 哎呀，等车不就是等人吗？

女 不，我是看有没有到镇里的车。

男 啊，你是要到镇里去？

女 是啊，有件急事要办！

男 有急事，你不会坐摩托车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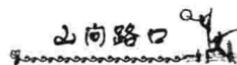
女 这到镇里有三十多里，坐摩托不方便，还是等载人的客车。

男 啊，真的是等车啊。这鬼天气真热，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女 你也在等车吗？

男 不，我是在等人。

女 等人，怎么还没来？



男 八成是车误点了。

女 (急切地)哎呀，怎么还没有车来呐？

[男的手机响。]

男 喂，你是小莉吗？我是铁牛！你爸我的岳父，对，也是我爹，怎么搞的，到现在还没来！喂，你打电话去问一问车站，叫我问？我又没带电话簿，我怎么问，我等着你的电话呀！

[男的关掉手机，气恼地坐下。]

女 (灵机一动)大哥，能不能帮帮忙？

男 (没好气地)我能帮什么忙，我又没车！

女 我是说，你这手机借给我用用。

男 (一愣，不太愿意地)什么，手机借给你用用？

女 是呀，就借给我用一会。

男 喂，你不是等车吗，要这手机干什么？

女 我想打电话叫车来呀。

男 (怀疑地旁白)打电话叫车？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推辞地)姑娘，实在对不起，我正等着老婆回话呐。要是关键时刻老婆的电话打不进来，误了我的大事可就惨呀！

女 大哥，我就用一会儿，保证不会误你的事。(急切地)我真有急事要办！

男 我的事比你更急呐！

女 (更为急迫地祈求)大哥，你就行行好吧！

男 这……(借故地)姑娘，这手机你会不会用？

女 我会用，不会弄坏你的手机！

[女的欲伸手拿手机，被男的拦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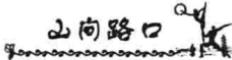
男 不，不能借！

女 大哥，你是不是不信我？那就你替我拨吧。

男 (继续找理由推辞)算了吧，没有什么急事，还是别打啦，
打一次要消耗好多电的！

小品

- 女 耗电？（似悟出什么，忙从袋里掏出1元钱）给！
男 你这是干什么？
女 付给你电话费呀！
男 电话费？（不满地）你……
女 你是嫌少吗？外面打一次电话是1元钱。啊，对啦，你这是大哥大，话费贵了点。（忙掏出2元钱）2元钱总够了吧。
男 （拒绝地）我不要！
女 （掏出5元）5元怎么样？
男 （更为不满地）你——
女 （掏出10元）大哥，这10元钱总可以了吧？你就——
男 （似受了侮辱，发泄地）喂，你当我是什么人？是要你这些钱的人吗？告诉你，我一分钱也不要！
女 啊，这么说来，你的手机肯借给我啦。
男 对不起，不能借！
女 为什么？
男 姑娘，实在是对不起，我的手机是五天前冲的电，很快就没电了，要是你再打，电用完了，我可没法打呀！
女 我就说几句话，耗不了多少电的。
男 谁知道什么时候没电，不能误了我的大事呀！
女 （神情急迫地）大哥，我就求求你了。请你一定要帮帮我呀，我这事非同小可呀！
男 （受到感染，又不耐烦）非同小可，那么严重？这样吧，你说，我帮你拨，电话号码是多少？
女 是，是7654321。
男 有这样的电话号码吗？
女 没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男 哎呀，真拿你没办法！
女 （催促地）你快拨呀！



男 (应付地) 好, 拨。

[男的拿出手机, 应付地拨。]

男 对不起, 忙音。

女 (不相信地) 忙音, 你没拨错吧?

男 没拨错。7654321。

女 你再拨拨看!

男 哎呀, 人家正在通话, 再拨也拨不通。

女 (焦急地) 哎呀, 真急死人呀!

男 你就别再催啦, 把我全身的汗都催出来了。

女 (忙拿过伞) 大哥, 你就过来躲躲太阳吧。

男 好, 躲躲太阳, 等会打电话!

[男的拿出手机, 欲拨, 电话铃响——

女 (高兴地) 大哥, 拨通啦?

男 还没拨, 是人家打给我的!

女 哎呀, 我还以为是拨通了。

男 (对话机) 哎呀, 小莉吗? 我是你的老公, 你又想我啦? 什么, 是问你爸, 不, 是我爸! 喂, 班车还没来呀, 我就在这山间路口的汽车上落点等着呐, 这鬼天气真是够热的, 气温都快超过 40 度了, 我正站在公路边, 日头一晒, 都快成了油炸鸭啦——

女 你真会说话呀! (不耐烦地催促) 哎呀, 大哥, 怎么还没说完呢, 你能不能快点呀?

男 喂, 你别打岔! (对话机) 什么, 我在跟谁说话, 不是跟你说吗? 啊, 你说在我这里, 是一位姑娘, 20 来岁的姑娘, 什么, 我跟她什么关系? 我跟她没关系, 哎呀, 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认识我! 什么, 不认识干吗叫我大哥? 哎呀, 是人家姑娘出于礼貌, 哪能老是喂喂喂, 你你你呀, 你真是疑心生暗鬼, 我真的跟她没关系!

小品

- 女 (急于想借手机，欲表白) 大哥，你把手机给我，我跟她说清楚！
- 男 你别这样！(对话机) 什么，她怎么催着要我的手机？她有急事想借手机，我也说我有急事，手机我要用，你呀，真是说不清。
- 女 (猛地夺过手机) 大嫂，你别误会，我是想借大哥的手机用用，我跟他只是第一次见面……啊，怎么会一见钟情呢？
- 男 (夺过手机) 你呀，真是越急越给我添乱！(对话机) 小莉，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会去干那个对不起你的什么事，过去在你身边我不是规规矩矩的？虽然到这山里，也不会去采什么野花，你经常这样谆谆告诫我，路边的野花你莫采，她不是野花，也不是你说的什么这个那个鸡！
- 女 (气愤地) 什么，她竟敢说我是鸡？(抢过手机) 你，你别血口喷人，我是纯纯正正、清清白白、一尘不染的黄花闺女！
- 男 (夺过手机) 你呀，真是越说越糊涂了！喂，(对话机) 小莉，你就什么也不用说了，请你相信我——
- 女 大哥，你告诉她，我是村里幼儿园的老师！
- 男 你听见了吧，她是村里幼儿园的老师，这回你该相信了吧？什么，你还是不相信，她是老师怎么不在幼儿园教小孩子，却跑到这公路边来呢？哎呀，她是来等车，我俩只是凑巧碰在一块的，好吧，你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我没时间跟你啰嗦！(关掉手机)
- 女 大哥，真没想到，会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
- 男 (发泄地) 都是你，左一句，右一句——
- 女 我是急着要向你借手机呀！
- 男 有你这样借手机的吗？你呀，人家正在讲话，你乱插话，还来抢手机，我老婆能不怀疑？这回，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 女 大哥，我是一时心急才这样，没想到给你添麻烦了，实在是对不起。
- 男 (无奈地)你说声对不起就没事了？可我呢，还得向老婆好好解释呐！
- 女 好吧，以后你就慢慢地解释吧。这回，你的手机该借给我用用啦！
- 男 好，我帮你打吧！(依然敷衍地应付拨电话)对不起，忙音。
- 女 (不解地)怎么老是忙音？让我来拨吧！
- 男 (不耐烦地)怎么，你不相信我？
- 女 不，不是，我真的有急事！
- 男 喂，到底是什么急事？
- 女 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要打电话到镇医院，请求派救护车来！
- 男 哎呀，你怎么不早点说清楚呀？那个7654321的电话号码就是镇医院的？
- 女 是呀，你不相信？(忙解释)那一次，村里的三嫂患了急性肠胃炎，是我送她到镇医院治疗的，就记下了医院的电话号码！
- 男 啊，这回是谁病了，是幼儿园的孩子吗？
- 女 不，是一位老人！
- 男 是村里的老人？
- 女 不是，这老人我不认识他！
- 男 (奇怪地)你不认识人家，怎么知道他有病呢？
- 女 刚才我从县城买幼儿书乘车回来，在这下车，发现一位老伯神智不清，昏倒在路边，只见他头上直冒冷汗，看样子好像是中暑，我便赶忙扶他到树丛里休息！
- 男 (急切地)现在那位老伯怎么样？
- 女 我给他喝了矿泉水，情绪稍为稳定一些，便急忙到这来拦车，准备送他到镇医院。



小品

男 姑娘，你的心真好。(忽然想起)喂，那位老伯有多大年纪?

女 60多岁，手里还拿着印有“一路顺风”的手提包。

男 哎呀，这……(突然想起忙拨电话)喂，你是镇医院吗？我这里有位病人，请赶快派救护车来，地点就在山间路口汽车上落点！

女 (惊喜地)大哥，电话打通了？

男 (如释重负，又有点内疚地)打通了！

女 医院说，马上派车来？

男 是呀，马上派车来。哎，病人在哪？

女 在树丛里。大哥，你真是太好人呀，我真的该好好感谢你呀！

男 别，别这样，我，我是浑蛋！(用手掌往脸上打了一下)

女 (感到愕然)你——

男 我——(急冲下)

女 大哥，等等我！

[幕急落。]

(获2000年兴宁市“两思”教育“滨江奖”戏剧小品曲艺汇演优秀创作奖；2000年梅州市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二等奖，2000年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三等奖)